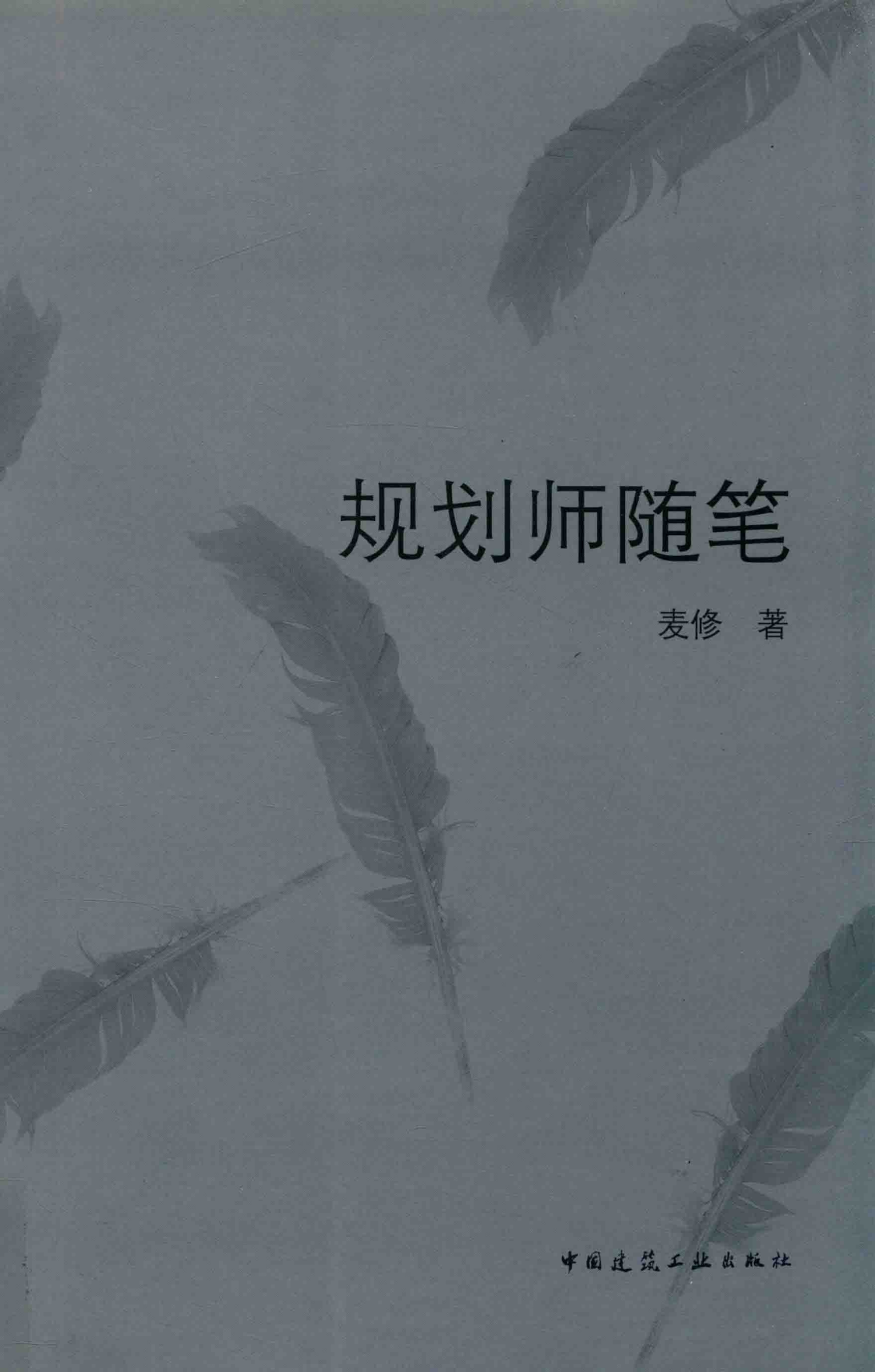




规划师随笔

麦修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规划师随笔

王德一 著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考级教材

规划师随笔

麦修◎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规划师随笔 / 麦修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10

ISBN 978-7-112-21136-4

I. ① 规… II. ① 麦… III. ① 城市规划—文集

IV. ① TU984.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07143号

责任编辑: 黄 翊

责任校对: 李欣慰 王宇枢

规划师随笔

麦修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锋尚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0 $\frac{3}{4}$ 字数: 308千字

2017年12月第一版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68.00元

ISBN 978-7-112-21136-4

(3077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自序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三十余年，总觉得应该于这个行当有些体会和经验可以总结总结、说道说道，但无论如何思考和努力，也难以形成一个有条理、有系统、有学术价值的专业论著，于是只好洒扫庭除，将多年来的一些碎片拼凑起来，冠之以随笔出版成书。所谓随笔，其实就是想掩盖其不成体系而已。

书中的文章（也就是碎片）大部分是近十年左右于工作之余写就而成，有些曾发表于传统正式刊物，有些曾发表于新兴的互联网媒体，故它们的体例不一，有时用词用语不合规范，甚至有网络语言冒头。虽然明知有这些不合传统规范的东西，但又不想费力去改掉，原因一是不知如何改，二是怕硬改了会抹掉原文时代（互联网使得每两三年即成一个时代）上的痕迹，所以姑且保留了。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三十余年了，经常被一些行外人称为专家，诚惶诚恐至极。静下心来，想了想，有关城市规划这个专业的几个最基本又最重要的问题竟然还没有搞清楚，还专家呢！这几个问题即：城市到底是什么？城市规划与人类社会中哪些学术领域有密切关系？城市规划工作者到底要做哪些事情？也许，正是觉得这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这本由碎片拼凑起来的文集才有机会蓬头跣足地踉跄面世。

感谢陆新之先生、黄翊女士、张一弛先生在本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注：写于2017年5月。

目录

自序

上卷 识伊篇	1
什么是城市?	3
城市的起源	8
故都春秋知几何	18
随习近平总书记一起逛逛卢克索	25
再说古埃及	32
两河流域的古城	44
耶路撒冷的开头	56
北京要注重亲水空间的营造与设计	64
要重视自行车交通的安全问题	67
城市需要安静	74
劳累的树	76
东西厕所	79
重温旧梦	81
速度、高度和广度	84
咖啡与荷包蛋	87
考察大运河后的一段话	91
首都的大小与国家制度	99
“跳转”与“一体化”	102

谈谈圈地运动	105
也谈空间与政治	107
语汇时代	110
周末傍晚的故事	113
建设世界城市，勿忘宜居城市	115
节约与浪费	121
考证“首尔”	124
朝鲜半岛及首尔	127
回忆地震	130
好大一个天	133
设计周观后感	136
法兰西岛之小考	141
关于迁都的问题	143
论城市设计	148

下卷 凌栖篇 161

围棋与规划	163
各种桥段的不相认	166
谈表演	169
谈谈印象派	173
谈谈社会主义	177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	181
陪审团略考	188
艺术的终极目的与其他	195
“艺术之始”考	198
亚洲与欧洲、东方与西方	202
一个敏感的词汇	209
同事给我讲的一个小故事	215
金钱与艺术	217

写在微电影颁奖之后	220
问道武当山	225
学习“中国制造2025”的体会	233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西雅图的演讲读他的价值观与情怀	245
让我心动的两张照片	252
阿狗改变了我的围棋观	254
“学习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专题研讨班学习体会	256
回答一个幼儿园小朋友的两个问题	261
再答幼儿园小朋友的问题	264
我来设计一个结尾	266
“北西2”的两处二	270
就法律问题再谈《控方证人》	272
关于规划价值观的讨论	274
昨天演讲点评	275
关于汉语拼音的一些讨论	277
三个英文单词	282
人类的诗性	285
昨晚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293
中国律法发展史摘要	299
代跋 逐步建立起一个“城市学”的概念	322

上卷 识伊篇

恨不早识伊
相知在凌栖

什么是城市？

1. 什么是城市？

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已经整整30年了，今天突然意识到“什么是城市”这个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可是这个问题似乎应该是一个城市规划师最基本的常识啊。是的，城市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就生活在城市里，但“城市”到底是什么或“城市”如何区别于“乡村”还真需要一番研究与思考才可。

先查了一下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其描述“城市”如下：人口集中、工商业发达、居民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地区，通常是周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对于这个定义，我不甚满意。这里的说法几乎都是定性而无定量，使得我这个学理工科的工程师不甚满意。比如，什么叫集中，是否应该有量的标准；什么叫发达，发达到什么程度才叫发达；什么叫为主，占多大比例才是为主；什么是通常，是否可以允许有特例等等，词典遇上了较真狂。

2. 小调查

于是，我便在几个同事中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调查，看看同事们是如何定义城市的。这调查的题目便是：什么是城市？或假设城市与乡村是对立的话，那么两者的区别在哪里？

同事甲说，人口密集度应该是一个衡量标准，人口密集度高的是城市，而人口密集度低的是乡村。同事甲说的有道理，考察古往今来的城市，似乎都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但这个度是多少却很难定下标准。是否

可以这样讲，相对其周边地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往往是城市。

同事乙说，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而城市是一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靠关系和感情来办事，而陌生人社会是靠契约、规则来办事。同事乙是从人际关系来定义城市的，但暗含着一个因素就是熟人社会应该是人口数量比较少或密集度小的社会，而陌生人社会一定是人口数量多或密集度大的社会。哦，人口数量少、密集度小的社会就是熟人社会吗？反之就是陌生人社会吗？相对来说是这样吧，人少的地方，大家反而容易彼此靠近。比如一个村庄里，只有5户人家，肯定大家彼此熟悉，相反，一栋楼里，上百人居住，估计彼此都不认识了。

同事丙说，城市就是一个交易的场所，交换、贸易通常在城市里进行。这是从人类所从事的产业来定义城市的。

同事丁说，城市是公共服务设施集中的地方，比如，学校啊、医院啊、博物馆啊、体育馆啊等等，乡村则缺乏这些设施。我记得有人曾讲有酒吧的地方就是城市，而我说有电影院的地方就是城市。这些都有道理，但也都不尽然。

同事戊说，其实，城市与乡村本无本质差别，尤其是现代化的发展，使得城乡差别越来越小。原先乡村主要是农业生产为主，城市以工商业为主，但现在，这个差别越来越小了，乡村里也有工厂，城市里也可生产食品。

同事己说，城市与乡村并不对立，城市包括了乡村，乡村是城市的一部分。

同事戊和同事己的说法基本上是否定了城市这一概念，城乡无差别也就无城市了，城市包括乡村，那么与城市相对的东西也就不是乡村了。

3. 再看几个定义

中国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修订本)说: 城市, 是以非农业活动和非农业人口为主, 具有一定规模的建筑、交通、绿化及公共设施用地的聚落。这个定义与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不出左右。

英国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说: 城市, 一个较永久性和组织完好的人口集中地, 比一个城镇或村庄规模大, 地位也更重要。这个定义, 已经没有了产业的划分, 也没有功能的划分, 只是讲“人口集中”、“地位更重要”, 表述越来越模糊了, 但也似乎越来越趋向准确了。

而网上的维基百科(英文版)说: A city is a large and permanent human settlement (城市是一个大的和永久的人类聚落)。这说法更加模糊笼统了, 但仔细想想, 是不是也更“总体正确”了呢?

中国的《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压根儿就没有收录“城市”这个如此常用的词条。难道是漏掉了? 抑或是深思熟虑后的明智选择?

4. 芒福德的论述

美国著名的城市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其《城市发展史》中也没有对城市给出一个定义, 他在书的一开篇就说: “城市是什么? 它是如何产生的? 又经历了哪些过程? 有些什么功能? 它起些什么作用? 达到哪些目的? 它的表现形式非常之多, 很难用一种定义来概括; 城市的发展, 从其胚胎时期的社会核心到成熟期的复杂形式, 以及衰老期的分崩离析, 总之, 发展阶段应有尽有, 很难用一种解释来说明。城市起源至今还不甚了了, 它的发展史, 相当大一部分还埋在地下, 或已消磨得难以考证了, 而它的发展前景又是那样难以估量。”

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是一部鸿篇巨制, 但尽管如此, 在整本书中, 他也没有讲“城市是什么?”或者讲“城市”与“非城市”的区别是什么?

芒福德讲到了城市的起源。但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如果说不清城市是什么的话，又如何说它的起源呢？就好比我们现在要说互联网的起源，如果连互联网是什么都不清楚的话，又如何谈及其起源呢。

还是仔细看一段芒福德是如何论及城市的起源的吧。“古人类敬重死去的同类，这本身表明，古人类很困惑不解死者的强大身影何以会出现在他们的昼思夜梦之中。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不安定的游动生涯中，首先获得永久性固定居住地的是死去的人：一个墓穴，或以石冢为标记的坟丘，或是一处集体安葬的古冢。这些东西便成为地面上显而易见的人工目标，活着的人会时常回到这些安葬地点来，表达对祖先的怀念，或是抚慰他们的灵魂。虽然当时的采集和狩猎的生产方式不易形成固定地点上的永久性居住，但至少死去的人可以享受到这种特权……总之，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死人城市确实是每个活人城市的先驱和前身，几乎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

由芒福德上述话语，我们可以得出这个概念，即，由于墓穴或坟丘而引起的人类连续性聚落是城市的最初形态。

也就是说，城市在开始的时候，就是人类连续性的聚落。这里没有产业的问题，其功能可能主要是祭祀、怀念、祈祷等，多半是精神生活的需要。

芒福德举了个例子。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Dordogne）河畔的一个石灰岩山洞，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认为其不仅是旧石器时代人类的一个居住地，而且还是那时人们进行艺术和礼俗活动的场所。芒福德认为，正是这样的场所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社会性（这个社会性指人类物质生产和自身繁衍的活动）和宗教性，而社会性和宗教性这两种推动力协同作用，终于使得人类最终形成了城市。

5. 想说什么呢？

城市已经存世达5000年到1万年，但给“城市”下定义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尽管我们生于斯，死于斯。可能我们人类在认识客观事物上还有差距，还能力不足，没有找到“城市”与“非城市”最最不同的地方。

我们陷入这样的困境可能不止一处。比如，我们如何定义“人类”呢？语言？制造工具的能力？大脑容量？直立行走？似乎都不靠谱，单独每一条都不量化而且会轻易被击破，因为很多动物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尽管如此，科学家还是尽最大努力给“人”下了定义：“‘人’应该是具备如下特征的一种动物：两足直立行走，脑量大，能有意识地制造和使用工具，间断进食与杂食性，成年个体四季都有性欲，皮肤除少数几处有毛发外基本上裸露，拇指与其余四指相对，具有高度的群体性与社会性，具有发达的语言系统，具有文化和意识等。”不下此定义，人类无法脱离动物，但此定义仍然不断受到科学界、动物学界、人类学界的挑战。

芒福德也没有说清什么是城市？他对城市起源的论述也没有把城市与乡村区别开来。

我想起同事戊的说法，是不是城市与乡村本来就无区别呢，从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到我们现在的社会，其实就无法区分（直观感觉可以区分，但无法科学地区分）城与乡呢？如果不能区分，也就无所谓城市了。

作为一个城市规划师，对“城市”还不能充分科学（所谓的现代科学）地认识，不知是悲哀还是“城市”本来如此。不识城市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城中。

注：写于2015年10月13日。

城市的起源

1. 再谈城市定义

关于城市的定义还有很多。

英国学者约翰·里得（John Reader）在其著作《城市》（Cities）中说：“从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来说，村庄和城市最有意义的区别不在于规模的大小，而是以社区中社会和经济的不同形态来衡量。在此发展过程中，一个地区的人们如果都是脱离土地而成为全时工匠、商人、牧师和官员，那么这里就可以称之为城市，那些还主要是农夫的地方就是村庄了。大体上，只有农夫才住在村庄里。所以，确定市镇和城市的关键是农夫不住在那里。”

看美国学者Spiro Kostof的《The City Shaped》一书，其中也谈到城市的定义，但都是引用他人的。如引用了L. Wirth的观点，说城市是“a relatively large, dense, and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socially heterogenous individuals”。翻译成中文是：城市是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大、密度相对比较高的不同社会人群的永久居住地。又引用了芒福德的观点，说城市是“a point of maximum concentration for the power and culture of a community”。翻成中文则是：城市是一个社会或群落中能量（权力）和文化最集中的那个点。芒福德的这句话出自其1938年的著作《The Culture of Cities》，比他的《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1961年出版）还早几十年。

讨论城市的定义确实有些费力，似乎要进入到形而上学的境地。我们还是看看城市的起源吧，这样有助于我们从更务实的角度来认识城市。

2. 半坡村

在中国陕西省西安市东郊浐河东岸，有一处距今6000多年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名半坡村。1953年，中国的考古人员发现该遗址，随即进行了发掘。该遗址总占地面积估计为5—10公顷，迄今已经挖掘出1公顷左右。

在已经挖掘出的遗址中，主要部分为居住区。在居住区里有46座房屋遗迹，建造方式有半穴式和地面式两种，“人”字形结构，木骨泥墙，平面则呈方形和圆形两种。房屋没有窗户，门均向南，面积大约有十几、二十平方米。最大的房屋有100多平方米，有可能是氏族首领的住所。

仔细考察这些房屋，会发现，在这些房屋的出口处往往会有以“人”字形骨架支撑起来的“雨篷”，房屋墙壁有一人多高，墙壁上方还有屋顶的出檐，房屋的纵深方向往往也会一隔为二三，形成前堂后室。整个建筑形式可以看出与中国后来的“宫”形建筑具有渊源关系。有文字专家认为，中国汉字的“宫”即从此建筑形式而来。

在居住区里还发现了700多件农业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铲、石镰、骨器、陶器等，还发现一些粟（谷子）的朽粒。它证明了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培植粟的地区。

居住区的东面是制陶的窑场，在这里，出土了大量的陶制品，可知当时的半坡人已经把陶器作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用具了，诸如我们今日使用的茶具和餐具等。在这些陶器中，还发现了一种小口、大肚、尖底、状如梭形的汲水瓶，腹部有系绳的双耳，颈下饰斜形细绳花纹。用这样的瓶在水中汲水时，圆筒状的瓶口便会自动下沉，水便灌进瓶中，当水灌满后，瓶子又会自动竖立起来，然后用绳将瓶吊出水面。这个汲水瓶说明半坡人已经足够聪明，懂得了重心原理。在半坡人的陶器中还发现了彩陶，彩陶的图案造型逼真且笔画疏朗，既有游动的鱼也有奔驰的鹿，也有一些抽象的图案，实为绘画杰作。在一些彩陶